



而已也。按既非冷水試問何水清熱

方中行曰喘屬肺肺屬金性寒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汗後肺從新虛易得重傷飲水飲冷也水灌則形寒肺傷矣其王氣所以皆喘也

程郊倩曰發汗後陽氣微而津液少其人必渴必燥渴或飲水多燥或以水灌皆令作喘肺虛不能通調水道水寒上逆使然也

柯韻伯曰未發汗因風寒而喘者是麻黃證下後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證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證此汗後津液不足飲水多而喘者是五苓證以水灌之亦喘者形寒飲冷皆能傷肺氣迫上行是以喘也漢時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仲景言及之

尤在涇曰發汗之後肺氣必虛設飲水過多水氣從胃上射肺中心喘或以水灌洗致汗水寒之氣從皮毛而內侵其所合亦喘成氏謂喘為肺疾是也

金鑑曰發汗後飲水多津亡胃乾也而不病心下悸者蓋以水不停於中焦下焦而停於上焦所以攻肺必作喘也

徐靈胎曰喘未必皆由於水而飲水則無有不喘者戒之

陳脩園曰此一節言汗後傷肺五苓散不可以混施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按金鑑曰必吐下不止之下字衍文字當刪之

成無己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

胃氣大虛故吐下不止

方中行曰水葯不得入口言嘔吐之甚也夫中風服桂枝湯以發汗桂枝湯者甘葯也傷寒服麻黃湯以發汗麻黃湯中亦有桂枝甘草則亦甘葯也以發汗葯皆有桂枝之甘故水葯不得入口也逆者言諄於道也必吐下者言水藥既不得入口則胃已傷若仍與前湯而重傷則必致大壞大壞則大亂夫胃中府也苟大壞亂則不惟復上逆而仍嘔吐必將下加走泄而增瀉利矣不止蓋甚言害大以深著致戒之意也

喻嘉言曰此條從來諸家錯會扯入桂枝四禁粗疎極矣凡表葯皆可令吐下不止所以仲景於太陽水逆之證惟用五苓散以導水

張路玉曰水葯不得入口為逆言水逆也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者以其原有蓄積痰飲發汗徒傷胃中清陽之氣必致中滿若更發汗則水飲上蒸而為吐逆下滲而為泄利矣凡發汗皆然不獨桂枝當禁所以太陽水逆之證不用表葯惟五苓散以導水服後隨漉熱湯以取汗所謂兩解表裡之法也

程郊倩曰發汗後水葯不得入口已逆在汗矣乃其人亦復脈浮自汗出似桂枝證不知此陽浮於表中寒內拒使然虛不止肌誤與桂枝湯更發其汗則寔其表者中愈虛溫其表者中愈寒胃中無陽吐下不止所以必然也夫桂枝本為解肌未嘗令人吐下不止也而令吐下不止者此非桂枝之誤而用桂枝者之誤也以此推之藥有所宜即有所禁不明其所禁

而欲用其所宜。雖桂枝有不能恣意者。况他藥乎。

柯韻伯曰。陽重之人。大發其汗。有升無降。故水藥拒隔而不得入也。若認為中風之乾嘔。傷寒之嘔逆。而更汗之。則吐不止。胃氣大傷矣。此熱在胃口。須用梔子湯。瓜蒂散。因其勢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劑。不可認為水逆而妄用之。按陳脩園曰。此一節言發汗後胃虛水約不入之證。與五苓散大不相涉。

周禹載曰。水藥不得入口為逆。其人素有痰飲。清陽之氣久虛者。誤汗則風藥挾飲。結聚上焦。以致水藥拒格不入也。若更汗。不使津液愈傷。水飲愈逆。即逆則必吐。吐則必泄。蓋上氣虛而下竅亦開。肺與大腸為表裡也。設使竟服桂枝。何至為逆。後服五苓。又何至吐下不止乎。按發汗後而水藥不得入口者。因桂枝證而誤用麻黃也。

程郊倩曰。此證胃陽素虛。夙有寒飲。假令始初即以制飲散逆之品。加入發汗藥內。必無此逆也。

金鑑曰。若更發其汗。則胃逆益甚。不能司納。不特水藥入口方吐。且必無時而不吐逆也。

黃坤載曰。汗出陽泄。土敗胃逆。水藥不得入口。是謂逆治。若更發汗。陽敗土崩。太陰吐利之證。必將俱作。無有止期矣。

陳脩園曰。發大汗之後。水藥不得入口。以汗本於陽明水穀之氣而成。今以大汗傷之。則胃氣大虛。不能司納。如此此為治之之逆。若不知而更發其汗。則胃虛陽敗。中氣不守。上下俱

脫必令吐下不止此與五苓證之水逆何涉哉 自未持脈至此共三節以及掉筆為結尾 故不必出方然讀仲景方須於無字處求字無方處求方方可謂之能讀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懣烏皓切 懣濃江切梔子豉湯主之

成無己曰發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謂之虛煩者熱也胸中煩熱鬱悶而不得發散

者是也無氣伏於裡者則喜睡今熱氣浮於上煩擾陽氣故不得眠心惡熱甚則必神昏是

以劇者反覆顛倒而不安心中懊懣而憤悶懣懣者俗謂鶻突是也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

之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按發汗吐下後正氣既虛矣有復吐之理註家以梔子豉湯為吐劑者非也當參者方後張隱庵陳元暉註為是

方中行曰虛煩不得眠者大邪乍退正氣暴虛餘熱悶亂胃中乾而不和也劇極也反覆顛

倒心中懊懣者胸膈壅滯不得舒快也所以用梔子豉湯高者因而越之之法也

張隱庵曰自此以下凡六節皆論梔子湯之證治夫少陰主先後天之陰陽水火心腎二氣

上下時交下交之陰氣上交於心以益離中之虛上交之君火下交於腎以助坎中之滿中

焦之津汁上資於心而為血下藏於腎而為精發汗吐下後則中上兩虛是以虛煩不得眠

也不曰傷寒中風亦不曰太陽病而曰發汗吐下後謂表裡無邪而為虛煩也心氣虛則煩

胃不和則不得眠也劇甚也反覆顛倒者不得眠之甚也懊懣者煩之甚也梔子豉湯主之

柯韻伯曰虛煩是陽明之壞病便從梔子湯隨症治之猶太陽壞病多用桂枝湯加減用也

梔子湯本為治煩躁設又可以治虛煩以此可知治陽明之虛與太陽之虛不同陽明之煩

與太陽之煩有別矣。首句雖兼汗吐下，而大意單指下後言，以陽明病多誤在早下故也。反覆顛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狀，為虛煩二字傳神。此火性搖動，心無依著故也。心居胃上，即陽明之表。凡心病皆陽明之表邪，故制梲豉湯因而越之。蓋太陽之表當汗而不當吐，陽明之表當吐而不當汗。太陽之裡當利小便而不當下，陽明之裡當下而不當利小便。今人但知汗為解表，不知吐亦為解表，故於仲景大法中，但知汗下，而遺其吐法耳。

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六節論梲子豉湯之證，有熱有寒，有虛有實之不同。汪琥曰：虛煩證，奚堪正吐，不知虛者正氣之虛，煩者邪氣之實。邪熱鬱於胸中，是為邪實。吐證仍在理，宜更用吐法，所以虛煩二字不可作真虛看。作吐汗下後暴虛看。

尤在涇曰：發汗吐下後，正氣既虛，邪氣亦衰，乃虛煩不得眠，甚則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未盡之邪方入裡而未集，已虛之氣欲勝邪而不能，則煩亂不甯，甚則心中懊懣鬱悶而不能自已也。梲子體輕味苦微寒，豉經蒸罇，可升可降，二味相合，能微散胸中邪氣，為除煩止躁之良劑。

金鑑曰：未經汗吐下之煩，多屬熱，謂之熱煩。已經汗吐下之煩，多屬虛，謂之虛煩。不得眠者，煩不能臥也。若劇者，較煩尤甚，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也。煩，心煩也。躁，身躁也。身之反覆顛倒，則謂之躁。無甯時，三陰死證也。心之反覆顛倒，則謂之懊懣。三陽熱證也。懊懣者，即心中欲吐不吐，煩擾不甯之象也。因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所致既無可汗之表，又無可

下之裡故用梔子豉湯順其勢以涌其熱自可愈也

徐靈胎曰虛為正氣虛煩為邪氣擾發汗吐下實邪雖去而其餘邪因正氣不充留於上焦

故陽虛擾動而不得眠也反覆顛倒身不得靈也心中懊懣心不得安也此非汗下之所能

除者吐之而痰涎結氣無不出矣按汗吐下之後而邪未盡則不在經而在肺胃之間為

有形之物故必吐而出之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摩寫病狀何等詳切凡醫者之於病人必事

事體貼如若身受之而後用藥無誤

黃坤載曰發汗吐下土敗胃逆君火不降故虛煩不得眠劇則陳苑填塞濁氣薰心故反覆

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吐其痰濁則陽降而煩止矣

吳鞠通曰邪氣半至陽明半猶在膈下法能除陽明之邪不能除膈間之邪故現證懊懣虛

煩梔子豉湯湧越其在上也按下文曰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溲者不可與服之是梔子為下劑而非吐劑已審矣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氣味苦寒 香豉四合綿裹氣味苦寒 按梔子擘香豉綿裹後做此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者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得吐者止後服按未六字

衍文張隱庵曰舊本有得吐者止後服六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今為刪正

成無己曰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瀆形以

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治傷寒之妙雖有變通終不越此數法也傷寒邪氣自表而傳裡

留於胸中為邪在高分則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證亦自不同如不經汗下邪氣蘊

鬱於膈則謂之膈寔應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實邪者也若發汗吐下後邪氣乘虛留於胸中則謂之虛煩應以梔子豉湯吐之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者也梔子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為陰湧者吐也湧吐虛煩必以苦為主是以梔子為君煩為熱勝也湧熱者必以苦勝熱者必以寒香豉味苦寒助梔子以吐虛煩是以香豉為臣內經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所以為治依而行之所謂良矣

張隱庵曰梔子凌冬不凋得冬令水陰之氣味苦色赤形圓小而象心能啟陰氣上資於心復能導心中之煩熱以下行豆乃腎之穀色黑性沉暑熱而成輕浮主啟陰臟之精上資於心胃陰液上滋於心而虛煩自解津液遠入胃中而胃氣自和本方梔子原無炒黑二字梔子生用其性從下而上復從上而下若炒黑則徑下而不上矣陸氏曰首節論梔子從下而上以下論梔子從上而下故末結曰病人舊微溲者不可與服之按元人王好古曰本草中並不言梔子能吐何仲景用為吐藥嗟嗟仲祖何曾為吐藥耶即六節中並不言一字如瓜蒂散證則曰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况既汗吐後焉有復吐之理此因訛傳訛宜為改正

沈氏曰治傷寒雖有汗吐下三法而本論四百七十四證內用吐者止二三證復則例醫吐之過者數條蓋吐則傷膈中之宗氣傷中焦之胃氣故不輕用也

張路玉曰反覆顛倒心中懊憹乃邪退正虛而餘邪阻滯不能傳散無可奈何之狀也此時

將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溫之乎仲景巧用梔子豉湯湧載其餘邪於上使一吐而盡傳無餘然惟無形之虛煩用此為宜若湧吐實煩仲景別有瓜蒂散則非梔子所能也乃因汗吐下後胸中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谷邪之處若正氣暴虛餘邪不盡則仲景原有炙甘草一法竈敢妄瀆以犯虛虛之戒

徐靈胎曰此刻分兩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

陳元犀曰此湯舊本有得吐止後服等字故相傳為湧吐之方高明如柯韻伯亦因其說惟張隱庵張令韶極辨其訛曰瓜蒂散二條本經必曰吐之梔子湯六條並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後虛煩豈有復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內用香豉二合而誤傳之也愚每用此方服之不吐者多即或有時而吐要之吐與不吐皆藥力勝病之故也其不吐者所過者化即雨露之用也一服即吐者戰則必勝即雷霆之用也方非吐劑而病間有因吐而愈者所以為方之神妙梔子色赤衆心味苦屬火性寒導火熱之下行豆形象腎色黑入腎製造為豉輕浮引水液之上升陰陽和水火濟而煩熱懊懣等證俱解矣原本列於太陽王解煩非吐劑而有時亦能涌吐也韻伯移入陽明只知為吐劑泄陽明之煩熱即此為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也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

成無己曰少氣者熱傷氣也加甘草以益氣

尤在涇曰少氣者呼吸少氣不足以息也甘草之甘可以益氣

陳脩園曰少氣者為中氣虛而不能交運於上下。以梔子甘草豉湯主之。即內經所謂交陰陽者必和其中也。

梔子甘草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甘草二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周禹載曰少氣則加甘草以和中。人皆知之。然既少氣。謂是誤後中虛。雖邪氣未退。敢用梔豉以湧吐之乎。乃知此證之少氣。緣外邪內陷。絢是熱傷元氣。而不與但內弱者。可同日而語。此甘草所以不炙而用也。

黃坤載曰香豉甘草調胃而補中氣。梔子滌濁痰而清虛煩也。

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

成無己曰嘔者熱煩而氣逆也。加生姜以散氣。

柯韻伯曰虛煩相搏必欲嘔。加生姜以散邪。

梔子生姜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生姜兩五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姜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張隱庵曰嘔者中氣逆也。加生姜以宣通。

周禹載曰痰飲搏聚不能嘔。則湧吐正其所宜。然不加生姜。則挾邪之飲不能得出。故生

姜為去嘔之聖藥也。且云姜通神明。夫能通自無阻滯之患。嘔何從生哉。按孫思邈曰生

徐靈胎曰此與上條言凡遇當用梔子湯之病見此二證則加此生薑甘草二味也按無物為

嘔有物為吐欲止其嘔反令其吐吐之而嘔反止真匪夷所思也按加生薑以止嘔其不以梔子湯為吐劑明矣

按舒馳遠曰梔子豉湯於汗吐下後俱不可用若少氣者必不能送邪工湧吐之何益且必

不可吐若既嘔又何取乎吐且既取其吐又何取乎姜以散其逆而安其嘔并理之極非仲

景之法也張隱庵曰梔子生用能散水陰之氣上滋復導火熱以下行若炒黑則但從上而

而後人委言梔子生用則吐炒黑則不吐且以梔子豉湯為吐劑愚每用生梔子及梔子豉湯並未嘗吐夫不參經旨而以訛傳訛者不獨一梔子為然矣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窒音控

成無己曰陽受氣於胸中發汗若下使陽氣不足邪熱客於胸中結而不散故煩熱而胸中

窒塞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

張隱庵曰此言香豉之能上升而梔子之能下降也發汗若下之則虛其中矣煩熱胸中窒

者餘熱乘虛而窒塞於心下也宜梔子導君火之氣以下行香豉散陰中之液以上達陰陽

上下相和而留中之虛熱自解矣

程知曰下之而陽邪內結則以陷胸攻之陰邪內結則以瀉心開之至虛熱上煩則以梔子

湧之未經下而胸中多痰則以瓜蒂吐之已經下而胸中虛煩則以梔子吐之古人於虛實

寒熱之法既明且備如此

柯韻伯曰窒者痞塞之謂煩為虛煩則熱亦虛熱窒亦虛窒矣此熱傷君主心氣不足而然

施豉治之是蓋心之陽塞亦通行之謂歟。誤下後痞不在心下而在胸中。故仍用施豉。與太陽下後外不解者。仍用桂枝同法。蓋病不變。則方不可易耳。

汪琥曰。胸中窒者。胸中有物也。下之而不出。以其物在膈上。故宜吐之。

尤在涇曰。煩熱者。心煩而身熱也。胸中窒者。邪入膈間。而氣窒不行也。蓋亦汗下後。正氣虛邪入而猶未集之證。故亦宜施子豉湯散邪。澈熱為主也。

金鑑曰。發汗表未解。若下之。表邪入裡。既不從寔化而為結胸氣衝。亦不從虛化而為痞鞭下利。但作煩熱胸中窒者。以表邪輕所陷者淺。故祇為煩熱胸中不快也。施子苦能涌泄。寒能勝熱。且豉輕腐上行。佐施子使邪熱上越於口。庶一吐而胸中舒。煩熱解矣。

徐靈胎曰。煩熱且窒。較前虛煩等象為稍寔。

黃坤載曰。汗下敗其中氣。胃土上逆。濁氣填瘀。君火不得下行。故心宮煩熱。胸中窒塞。施子豉湯。香豉調中。氣而開窒塞。施子吐濁瘀而除煩熱也。

陳脩園曰。發汗若下之。其熱宜從汗下而解矣。而竟不解。為煩熱。且煩不解。留於胸中。而窒塞不通者。以施子豉湯主之。蓋以胸中為太陽之裡。陽明之表。其窒塞因煩熱所致。必令煩熱止而窒塞自通矣。此一節。言施子豉湯不特交通上下。而且能調和中氣也。

唐容川正曰。胸中是上焦。心肺所司。脩園解胸中調和中氣。誤將上焦作中焦解。豈不差耶。不知胸前之大膈。後連背脊。前抵胸骨盡處。其膈之皮毛。循腔子上。會於肺系。下生包絡。

而通於心。所謂胸中，即指膈膜以上，肺系以下而言。乃肺與心包絡三者之部位也。內經云：肺為相傳之官，主節制其心火，不令太過。今因心火太過，肺金之清不能節制之，故致煩熱。熱甚氣壅，故胸中窒。主用梔子者，梔子花白子赤，得金水之氣而歸於心，有似肺金節制心火之象。其實有膈膜之形，故專主膈上包絡心間之治法也。仲景方證精義，讀者所當細究。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按金鑑曰：梔子豉湯，當是梔子乾姜湯斷。

無結痛用香豉之理

成無己曰：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裡之時，若大下後，身熱去，心胸空者為欲解。若大下後，身熱去，而心結痛者，結胸也。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虛煩也。結胸為熱客胸中為寔，是熱氣已收斂於內，則外身熱去。虛煩是熱客胸中未結為寔，散漫為煩，是以身熱不去。六七日為欲解之時，以熱為虛煩，故云未欲解也。與梔子豉湯以吐除之。

按痛則不通，梔豉若以泄之，身熱不去，梔豉寒以清之。

王肯堂曰：身熱不去四字，宜玩結胸身不熱，知熱不在表也。今身熱不去，惟宜越之而已。

張隱庵曰：此言外邪未盡，而心中結痛者。梔子豉湯能解表裡之餘邪也。傷寒五六日，病當來復於太陽，大下之則虛其中，而熱留於內，是以心中結痛，而身熱不去。此未欲解也。宜梔子豉湯清表裡之餘熱，從外內以分消。蓋梔子苦能下泄，以清在內之結痛；香豉甘能發散，啟陰液以為微汗，以散在外之身熱。按葛翁肘後方用淡豆豉治傷寒，主能發汗。

柯韻伯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外，熱未除，心中結痛，雖輕於結胸，而甚於懊憹矣。結胸是水

結胸脇用陷胸湯水鬱則折之也此乃熱結心中用梔子瀉湯火鬱則發之也

周禹載曰傷寒悞下則在表之邪乘虛內陷此結痛之所由來也今以梔子瀉吐設無香豉佐之則雖吐而在表之熱不解故本草稱其主頭痛煩悶溫毒發斑得葱則汗入鹽則吐得酒則治風得薤則治利得蒜則止血生用發散炒用止汗為足太陽經表藥雖有散邪之力終為五穀之屬非若他藥常主散表毫無裨益者比故仲景以治悞下吐汗後表散其意良深也

尤在涇曰心中結痛者邪結心間而為痛也然雖結痛而身熱不去則其邪亦未盡入與結胸之心下痛而身不熱者不同此梔子瀉湯之散邪散熱所以輕於小陷胸之蕩寔除熱也金鑑曰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裡之時也太下之後若身熱去心胸和是為欲解矣今身熱不去邪仍在表也心中結痛過下寒裡也故曰未欲解也但此表熱裡寒之證欲溫其裏既礙表熱欲解其表又礙裏寒故惟以梔子之寒乾姜之熱並舉而涌之則解表溫裡兩得之矣豈尚有身熱結痛而不盡除者哉此仲景立兩難治法其妙如此餘可類推矣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後但腹滿而不心煩即邪氣入裡為寔但心煩而不腹滿即邪氣在胸中為虛煩既煩且滿則邪氣壅於胸腹之間也滿則不能坐煩則不能卧故令卧起不安與梔子厚朴湯而吐煩泄滿矣

方中行曰凡下而致變者皆誤也心煩者外邪入裡搏膈而鬱悶也腹滿者虛邪壅胃彭亨而不散也卧屬陰腹滿者陰滯也起屬陽心煩者陽鬱也所以皆不安甯也梔子苦寒快湧心胸之煩厚朴枳實主泄胃腹之滿所以三物者能安誤下後之不能安也

喻嘉言曰滿而不煩即裡證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即表證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邪踈胸裡之間無可奈何之象

程郊倩曰心煩者邪入而壅於高分也熱壅於高分則心以下之氣不得宣通遂有腹滿卧起不安之證治法雖宜顧慮中焦然因胸邪壅塞以致胃中生濁但於湧劑中稍為降氣平土煩去而滿自消此梔子厚朴湯之所由設也

柯韻伯曰心煩則難卧腹滿則難起起卧不安是心移熱於胃與反覆顛倒之虛煩不同梔子以治煩枳朴以洩滿此兩解心腹之妙劑也熱已入胃則不當吐便未燥硬則不可下此為小承氣之先著

沈明宗曰下後微邪內陷而無痰飲搏結故無結胸下利但邪陷胸膈擾亂於上則心煩邪入腹中在下則腹滿兩邪逼湊胸腹所以心煩腹滿用此一涌一瀉亦表裡兩解法也

金鑑曰論中下後滿而不煩者有二一熱氣入胃之寔滿以承氣湯下之一寒氣上逆之虛滿以厚朴半夏甘草生姜人參湯溫之其煩而不滿者亦有二一熱邪入胸之虛煩以竹葉石膏湯清之一懊懣欲吐之心煩以梔子豉湯吐之今既煩且滿滿甚則不能坐煩甚則不

能卧故卧起不安也。然既無三陽之寔證，又非三陰之虛證，惟熱與氣結，雍於胸腹之間，故宜梔子枳朴涌其熱氣，則腹胸和而煩自去，滿自消矣。此亦吐中寓和之意也。

黃坤載曰：下傷中氣，樞軸不運，是以腹滿。陽明上逆，濁陰不降，腐敗壅塞，宮城不清，是以心煩。煩極則卧起不安。梔子厚朴枳實泄滿而降逆，梔子吐濁瘀而除煩也。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

厚朴四兩

枳實

四枚 炒水浸去穢氣味苦寒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成無己曰：酸苦涌泄，梔子之苦以湧虛煩，厚朴枳實之苦以泄腹滿。

張隱庵曰：此言傷寒下後餘熱留於胸腹胃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也。夫熱留於胸則心煩，留於腹則腹滿，留於胃則卧起不安。梔子之苦寒能洩心下之熱，厚朴之苦溫能消脾家之腹滿，枳實之苦寒能解胃中之熱結。高子曰：枳實按神農本草經主除寒熱結氣，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蓋枳實臭香色黃，味辛形圓，宣達中胃之品也。炙香而配補劑，則有長肌益氣之功，生用而配泄劑，則有除邪破結之力。元人謂枳實瀉痰能衝墻倒壁，而後人即為破泄之品，不可輕用，且寔乃結寔之通稱，無分大小。宋開寶以小者為實，大者為殼，而後人即為殼，緩而實速，殼高而寔下，此皆不明經旨，以訛傳訛耳。

周禹載曰：心煩腹滿乃在下後，明明引熱入邪，不得服，遂使卧起不安。爾時正氣既虛，邪勢方熾，故上中二焦俱病也。若治之而專使上越，則中者不出，概使下行，則上者不降，聖人

於是以此梔子之苦寒者湧吐之務令在上者已不得留則煩可去復多用厚朴枳實之苦下者以泄其滯則滿可消抑何神耶按梔子厚朴湯梔子除煩枳實泄滿義簡意彰周註正氣既虛梔子湧吐枳實苦下不但自相矛盾且與原文下後

二字亦不相食

舒馳遠曰按此因誤下損傷胸中脾中之陽不能宣布以致陰氣協飲擾亂心胸而生煩壅塞腹中而為滿法宜蒼朮大補中氣砂仁白蔻半夏乾姜宣暢胸膈醒脾逐飲故紙肉桂固腎化氣而病自愈梔子厚朴不可用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姜湯主之

按舒馳遠曰誤於大下裡陽虧損身熱不去微煩者乃微陽外薄虛

陽欲亡法當溫中回陽再一吐之則陽必從上脫而死矣仲景必無此法金鑑曰梔子乾姜湯當是梔子豉湯斷無煩熱用乾姜之理

成無己曰丸藥不能除熱但損正氣邪氣乘虛留於胸中而未深入者則身熱不去而微煩

與梔子乾姜湯吐煩正氣

方中行曰丸藥誤用不惟病變而且毒遺誤於大下不獨亡陰而陽亦損所以身熱不去而

微煩也梔子酸苦湧內熱而除煩乾姜辛熱散遺毒而益氣吐能散滯平能復陽此之謂也

按大下傷其中氣故以乾姜溫中梔子除熱方註吐能散滯反添葛藤

張隱菴曰愚按本論中凡曰丸藥下之者乃假丸藥以言邪留於脾胃也仲祖取意以脾胃

屬土形如彈丸類相感爾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則餘邪下留於脾矣身熱不去者太陰外

主肌肉也微煩者脾是動病則上走於心故微煩也用乾姜溫脾而治身熱梔子瀉心除煩

柯韻伯曰攻裡不遠寒用丸約大下之寒氣留中可知心微煩而不懼懷則非吐劑所宜也
用梔子以解煩倍乾姜以逐內寒而散表熱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二味成方而三法備矣
尤在涇曰大下後身熱不去證與前同乃中無結痛而煩又微而不甚正氣虛不能與邪爭
雖爭而亦不能勝之也故以梔子微胸中陷入之邪乾姜復下藥損傷之氣

金鑑曰傷寒表邪未解醫以丸藥大下之不至結胸痞鞭猶未成逆也然身熱不去表仍未
罷也微煩者熱陷於胸也表熱之在胸者既輕且微故不可下亦不可清惟宜以梔子豉湯
微涌其熱則微煩可除而吐中有發散之意身熱亦可解矣

黃坤載曰大下敗其中氣濁陰上逆於生腐敗格阻君火不得下秘故身熱而心煩梔子乾
姜湯乾姜降逆而溫中梔子吐痰而除煩也

陳脩園曰傷寒中有梔子證者醫者不知用梔子湯反以丸約大下之則丸緩留於中而陷
於脾矣身熱不去此太陰脾土本藏之熱發於形身也微煩者以脾為至陰內居中土上焦
之陽不得內歸於中土也此熱在上而寒在中以梔子乾姜湯主之 此一節言下後脾氣
虛寒梔子又宜配以乾姜以溫脾也

陳蔚曰梔子性寒乾姜性熱二者相反何以同用之而不知心病而煩非梔子不能清之脾
病生寒非乾姜不能溫之有是病則用是藥有何不可且且豈合梔子坎離交垢之義也乾
姜合梔子火土相生之義也

唐容川正曰身熱不去是傷寒原有之證故但曰不去非因下後傷脾而身始熱也微煩亦非因下所致是因熱不去而煩也陳註以為是太陰脾土之熱發於形身只因強就乾姜之性而誤註也不知乾姜是治大下之後利尚未止故急以姜溫脾與煩熱原兩證故用約有寒熱之異解者幸勿推雜觀下文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梔子湯則此方用乾姜正是大下微溏瀉故用乾姜救之而仍不廢梔子者以原有身熱微煩之證其瀉特暫時病故用乾姜足矣不似下節之舊微溏也而熱煩仍其原有之證故仍用梔子寒熱並用較量極精

梔子乾姜湯方

梔子十四枚

乾姜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成無己曰苦以湧之梔子之苦以吐煩辛以潤之乾姜之辛以益氣

張令韶曰梔子導陽熱以下行乾姜溫中土以上達上下交煩熱止矣

周禹載曰邪未入裡丸藥大下徒傷胃陰邪應內陷矣今身熱不去猶未陷也然云微煩即所入未幾而但上干陽位故聖人以梔子快吐其邪使之即散也至於亡陰與陽何與而用乾姜正以熱未結胃忽然大下無故而以苦寒下之傷陽益甚用乾姜者熱足以佐梔子之寒辛足以散誤下之滯也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成無己曰病人舊微溏者裡虛而寒在下也雖煩則非蘊熱故不可與梔子湯內經曰先泄

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先調之後乃治其他病

方中行曰：梔子酸苦大寒而湧泄，病人舊微溲者，裡氣本虛而藏府寒也。裡氣虛則易湧，藏府寒則易泄，故揭示禁止如此。

喻嘉言曰：舊微溲則大腸易動，服此湯不能上湧，反為下泄矣。緣內經有先世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調之後，乃治其他病，故以示戒。

張隱庵曰：此言梔子而不言豉者，申明梔子之苦能下洩，故病人舊微溲者不可與服之。邱氏曰：至此亦結胃氣一條。

程郊倩曰：凡治上焦之病者，輒當顧慮中下。梔子為苦寒之品，病人今受燥邪，不必其溲否，但舊微溲者便知中稟素寒。三焦不足，梔子之湧雖去得，上焦之邪而寒氣攻動藏府，生生他變，因輒難支。凡用梔子湯者，俱不可不守此禁，非獨虛煩一證也。

按今人不審本源虛寒一派攻下所以善全者鮮

柯韻伯曰：向來胃氣不實，即梔子亦禁用。用承氣者可不慎之歟。尤在溼曰：梔子湯本湧泄胸中客熱之劑，舊微溲者中氣不固，與之恐藥氣乘虛下泄而不能上達，則膈熱反因之而深入也。故曰不可與服之。

金鑑曰：若汗吐下後，慎懷少氣，嘔逆煩滿，心中結痛者，皆宜以梔子等湯吐之，以其邪流連於胸胃之間，或與熱與虛與飲與氣與寒相結而不實，則病勢向上，即經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之意也。若未經汗吐下而有是證，則為實邪，非梔子湯輕劑所能治矣。又當以瓜蒂散

重劑主之也。若病人舊微瀉者，雖有是證，但裏既久虛，不可與服。若與之，却使客邪盡去，亦必正困難支。蓋病勢向下，涌之必生他變也。本草不言梔子為吐劑，仲景用之以為吐者，何也？梔子本非吐藥，以其味苦能吐，故用之以涌其熱也。按吐藥不止梔子也，諸藥皆可為之。惟藥要確審胸胃之邪，是寒是熱，是食是水，是痰是氣，因何阻滯，使胸胃陽氣不伸，遂以當用之藥而涌吐之，自可愈也。若欲吐寒，則以乾姜、桂皮之類吐熱，則以梔子、苦茶之類吐食，平胃、食鹽之類吐水，五苓、生姜之類吐痰，稀涎、橘皮之類吐氣，流氣、枳朴之類，但形氣弱者，藥宜少，仍當佐以補中、益氣等升藥，為安形氣壯者，藥宜多，更佐以瓜蒂、藜蘆等猛藥，更效。凡煎吐藥湯，及調散，或用白米湯，或用稀米粥，須備十餘鍾，令病者頓服一鍾，即用指探吐，藥出再服一鍾，亦隨用指探吐，藥出再服，再吐以順溜快吐為度，則頭額身上自有微汗。所有病證輕減，即為中病，不必盡服餘藥。若過吐之，即使病盡除，恐損胸中陽氣也。近世之醫，以吐為古法，不可用久矣。皆因仲景之道不彰，且法失傳，無以怪乎其不敢用也。夫不知其妙而不敢用，猶之可也。若竟委之曰古法不可用，則不可也。蓋邪之在上者，非吐不愈。若如俗工所云使病者畏不敢服，因循生變，致輕者重，重者死，夫誰之咎歟？抑知吐汗下三法用之誠當，其證無不立時取效。後之業醫者，又安可祇言汗下三法而置吐法於不用，致使古法淪亡也耶？

徐靈胎曰：此服梔子湯之戒。

按梔子清越上焦之火，與腸胃亦無大害。微瀉者，即不可服。

未知何義。想大腸之氣滑脫者。肺氣不宜更泄也。

黃坤載曰。梔子苦寒之性。泄脾胃而滑大腸。凡用梔子諸湯。設病人舊日脾陽素虛。大便微溏者。不可與服也。

陳脩園曰。病人舊微溏者。為脾氣虛寒之體。病則不能化熱。必現出虛寒之證。不可與服之。此一節言梔子雖能止煩清熱。然苦寒之性。却與虛寒之體不宜。故結此叮嚀。

陳元犀曰。梔子下稟寒水之精。上結君火之實。既能啟水陰之氣而滋於上。復能導火熱之氣而行於下。故以止諸證。仲師用之為君。然惟生用之。真性尚存。今人相沿炒黑。則反為死灰。無用之物矣。

汪蓮石曰。槩括用梔子豉湯之禁忌。極是。愚意汗吐下後俱不可用。以其正氣已傷。非有寒熱也。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五下

後學吳考槃編次

卒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元王之

九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九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九三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瘥。

九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九五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九六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痛。宜禹餘糧丸四十

九七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九八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

九九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百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

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百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百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

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夏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先必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夏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五下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七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憫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成無己曰發汗不解仍發熱邪氣未解也心下悸頭眩身憫動振振欲擗地者汗出亡陽也

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身憫振振動搖與真武湯主之溫經復陽

方中行曰此舉前龍大青條末後為逆之一節更互其詞以詳其義出其治以救其逆蓋太陽

中風誤服大青龍而致逆之救法也發汗而病不解者其為誤汗可知也仍發熱言汗雖出

病依舊在也悸怔忡也眩昏暈也憫脈動也振振振作也擗拊心也言心怔而忡頭昏而暈

肉脈而動手拊心而無何可奈厥逆筋惕肉瞤變文之互詞也夫太陽中風陽浮陰弱汗出

惡風例雖名曰發汗義則實在解肌解肌者桂枝湯也法曰遍身繫繫微似汗者益佳不可

令如水流瀉病必不除苟至流瀉豈惟病不除多見亡陽而虛甚也微弱與浮弱大略相仿

佛亦互文也汗出惡風桂枝證也服大青龍湯勢必流瀉可知仍發熱翕翕不除而變甚也

厥逆而至於振振欲擗地晉晉浙浙變劇也亡陽虛甚矣大敵在前良將重選是故茯苓行

水木性導濕濕導水行祖龍歸海也芍藥收陰附子回陽陽回陰收鐵甲當關也生薑以醒

其昏為救厥逆之劇蓋龍之為龍方其旱也固奮然升天行雨以顯諸仁及其澇也則又幡

然蹈海潛淵以藏諸用行雨者致水也潛淵者伏水也然則水也者龍之所以神其變化者也而真武者則又專位乎北而為司水之神也龍既不能外水以自神水又必由真武以神其主大哉青龍吾知其不能不降於真武矣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固如是夫是故誤服神湯而變劇者必有神湯而後救也神乎神乎聖而不可知之謂此非細義讀者最宜致思喻嘉言曰陽虛之人纔發其汗便由不止用麻黃火劫等法多有此證所以仲景桂枝湯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流漓蓋見用桂枝且有迫汗亡陽之事矣振振欲擗地五字形容亡陽之狀如繪蓋汗出過多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無可置身思欲擗地以處其內也大熱亡陰者欲坐井中避熱就冷也汗多亡陽者欲擗地中避虛就實也試觀嬰兒汗出過多神虛畏怯嘗合面偎入母懷豈非振振欲擗地之一驗乎從來皆以為驚風設治實由未參透傷寒證中之大關耳

張隱菴曰愚按自此以下凡八節皆言汗後變證以示不可輕汗之意此言發汗奪其心液而致腎氣虛微也太陽發汗仍發熱者太陽之病不解也心下悸者奪其心液而心氣內虛也頭眩者腎精不升太陽陽氣虛於上也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生陽之氣不充於身筋無所養故有經風不寧之象也夫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乃中胃虛微以致肝氣上逆故但以苓桂朮甘調和中土此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乃心腎兩虛生陽不能充達於四體故以真武湯主之真武者北方玄武七宿鎮水之神也用熟附壯火之源溫下焦之寒水白朮補

中焦之土氣生薑達上焦之陽氣茯苓歸伏心氣芍藥通調經脈三焦和而元真通暢心氣甯而經脈調和矣

程郊倩曰人身以陽氣為主而真陽實根柢於下焦下焦之陽虛而震動周身俱失其主持矣大都陽神已經散亂未有不守定真氣而能建功者所以陽氣上軼者必從下鎮故用真武湯溫中鎮水回陽消翳以為救法耳

柯韻伯曰腎液入心而為汗汗出不能遍身故不解所以然者太陽陽微不能衛外而為固少陰陰虛不能藏精而起亟也仍發熱而心下悸坎陽外亡而腎水凌心耳頭眩身瞤因心下悸所致振振欲擗地形容身瞤動之狀凡水從火發腎火上炎水邪因得上侵若腎大歸原水氣自然下降外熱因之亦解此條用真武者全在降火利水重在發熱而心下悸並不在頭眩身瞤故也如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亦重在悸不重在厥但彼本於太陽寒水內侵故用桂枝此則少陰邪水泛溢故用附子仲景此方為少陰治水而設附會三綱之設者本為誤服青龍而設不知服大青龍而厥逆筋惕肉瞤是胃陽外亡輕則甘草乾薑湯重則建中理中輩無暇治腎即欲治腎尚有附子湯之大溫補而乃用真武耶要知小便自利心下不悸便非真武湯證

汪詒菴曰汗出過多則心悸汗為心液汗去心虛如魚失水則躍也水停心下亦心悸心屬火火畏水故悸也陽虛內動故頭眩汗出多則液少不能榮筋肉故筋惕肉跳肉瞤而

動也振振欲擗地者亡陽無奈直欲擗地而入也

尤在涇曰發汗過多不能解太陽之邪而反動少陰之氣於是身仍發熱而悸眩暈動等證作矣少陰之氣水氣也心屬火而水乘之故悸頭為陽而陰加之故眩經脈網維一身以行血氣故水入之則振振暈動也擗猶據也眩動之極心體不安思欲據地以自固也此與陽虛外亡有別陽虛者但須四逆以復陽此兼水飲故必真武以鎮水方用白朮茯苓之甘淡以培土而行水附子生薑之辛以復陽而散邪芍藥之酸則入陰斂液使泛濫之水盡歸大壑而已耳

金鑑曰此申前

大青龙

條示人以救逆之法也前條言誤汗此條言過汗互文以明其義也蓋

二證皆屬亡陽故均當以真武湯主之扶陽抑陰以救其逆也大汗出仍熱不解者陽亡於外也心下悸築築然動陽虛不能內守也頭眩者頭暈眼黑陽微氣不能升也身暈動者蠕蠕然動陽虛液涸失養於經也振聳動也振振欲擗地者聳動不已不能興起欲墮於地陽虛氣力不能支也

徐靈胎曰太陽病乃桂枝證也其發汗當取微似汗則衛氣泄而不傷營若發汗太過動其營血大汗雖出而衛邪反內伏所以病仍不解觀前桂枝湯條下服法可推而知也

黃坤載曰陽虛之人發汗過多土敗陽飛則頭目眩暈風木動搖則心悸肉瞤蓋木生於水而長於土水寒土濕木鬱風生是以悸動根本搖撼則悸在臍間枝葉振搖則悸在心下振

振欲擗地者風動神搖欲穴地以自安也木鬱風動原於土濕而水寒真武湯生薑降濁而止嘔苓朮泄水而燥土芍藥清風而安振搖附子溫腎水以安陽根也

陳脩園曰太陽病發汗其熱當解今汗出不解正氣虛也其人仍發熱徒虛正氣而熱仍在也汗為心液心液亡則心下悸夫心液者和合而為膏上補益於腦髓今津液不足則腦為之不滿而頭為之眩身為脾之所主今脾氣因過汗而虛不外行於肌肉則身無所主持而睏動動搖不能撐持而振振欲擗地之狀者以真武湯主之

唐容川正曰傷寒發熱是本身之衛陽與寒相爭故熱宜發其汗使衛陽得出於外而寒隨之解矣若衛陽已洩而汗出寒仍不解留於肌肉而發熱內動膀胱之水上凌心為心下悸水氣挾肝脈上冒為頭眩夫汗出之後經脈已失其養今其寒水之氣又復觸發其筋脈則身睏動振振欲擗地總由陽氣外泄寒水暴發也是以用生薑白芍理營衛以散外寒用附子為主助腎陽以祛內寒而苓朮治水以佐之水不上泛則眩止不凌心則悸止寒退陽伸則睏動振搖無不止矣陳註心液亡則悸腦不滿則眩脾氣不行於經脈則振動不免求深反淺或不解振振睏動之證余曰凡人冬月經大冷凍往往戰慄即睏動振振之微者也必得火烘乃解故此證必用薑附以溫之也此與上苓桂朮甘湯證相似但有輕重之別也

真武湯方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張令韶曰：虛者不可汗。汗後病不解而變證也。真武者，鎮水之神也。水性動，今動極不安，故亦以此鎮之。茯苓、松之餘氣潛伏於根，故歸伏心神而止悸。附子啟下焦之生陽，上循於頭而止眩。芍藥滋養營血，生薑宣通經脈，而攣動自止。白朮所以資中土而灌溉四旁者也。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按方中行曰：未後無發汗之變疑有漏落。

方中行曰：咽喉乾燥者，胃中無津液，腎水亦耗，衰少陰之脈循喉嚨也。發汗則津液愈亡，而腎水益衰，故致戒如此。

張隱庵曰：高子曰：此足上文之意，故無下文。夫心脈從心系入肺上挾咽，咽乾而燥，心血虛也。腎脈入肺中循喉嚨，喉乾而燥，腎精虛也。若咽喉乾燥者，心腎之精血皆虛，故不可發汗。發汗則心下悸，而有上文之變證矣。上文言汗後之變證，此乃未發之先機，本論錯宗之妙，讀者以意會之。

張路玉曰：其人胃家津液素虧，所以咽喉乾燥。若不慎而誤發其汗，重奪津液，而成喉痺唾膿血也。

程郊倩曰：當發汗之證，而脈與病稍有微碍，麻黃輒為所禁。況證候彭彭在禁汗之列者，不一而足。咽喉乾燥者，燥氣乘金液，衰衛之可知。更發汗以奪其液，其傳為索澤為膈消，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

尤在涇曰病寒之人非汗不解而亦有不可發汗者不可不審咽喉者諸陰之所集而乾燥則陰不足矣汗者出於陽而生於陰也故咽喉乾燥者雖有邪氣不可以溫藥發汗若強發之乾燥益甚為咳為咽痛為吐膿血無所不至矣云不可發汗者謂本當汗而不可發之非本不當汗之證也此所謂之變也下文倣此

陳脩園曰汗之不可輕發必於未發之先審察辨別而預斷其不可咽喉為三陰經脈所循之處故脾足太陰之脈挾咽腎足少陰之脈循喉嚨肝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三陰精血虛少不能上滋而乾燥者不可發汗或誤發之命將難全亦不必再論變證也

之所以不可發汗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成無己曰膀胱裏熱則淋反以湯藥發汗亡耗津液增損客熱膀胱虛燥必小便血

方中行曰膀胱蓄熱而血妄則淋復發汗以迫其血則血愈不循經而愈妄便出者其道順故也

張隱菴曰太陽之表汗膀胱之津液也淋家者病五淋之人膀胱之津液已虛故不可發汗

發汗必動胞中之血而下便夫膀胱者胞之室也

按五常政大論曰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與此互相發明

程郊倩曰淋家熱蓄膀胱腎水必乏更發汗以竭其津水府告匱徒逼血從小便出耳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下焦之津液有如此者

尤在涇曰巢氏曰淋者腎虛而膀胱熱也。更發其汗。損傷臟陰。增益腑熱。則必便血。如強發少陰汗而動其血之例也。

金鑑曰。淋家者。濕熱蓄於膀胱水道。溢痛之病也。若發其汗。濕隨汗去。熱必獨流。水府告匱。迫其本經之血。從小便而出矣。

黃坤載曰。淋家土濕木鬱。生氣不達。汗之則亡血。中濕氣風木愈陷。疏泄不藏。必便血也。

陳脩園曰。素有淋病。名曰淋家。其津液久虛。不可發汗。更走其津液。若發汗。則津液竭於外。而血動於內。干及於胞中。必患便血。何以言之。內經云。膀胱者。津液藏焉。又曰。膀胱者。胞之室。是胞為血海。居於膀胱之外。而包膀胱。雖藏血。藏津液有別。而氣自相通。參看太陽熱結膀胱。血自下證。則恍然悟矣。淋家病為膀胱氣化不能行於皮毛。津液但從下走。而為淋。膀胱已枯。若再發其汗。必動胞中之血。非謂便血自膀胱出也。

瘡家身雖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瘡。

成無己曰。表虛聚熱。則生瘡。瘡家身痛如傷寒。不可發汗。發汗則表氣愈虛。熱勢愈甚。生風故變瘡也。

喻嘉言曰。身疼痛為寒傷營之證。本當發汗。瘡瘍之人。肌表素虛。營血暗耗。更發其汗。則外寒襲虛。內血不營。必致頸項強身反張而成瘡。瘡亦膀胱之病也。

張隱庵曰。諸痛瘡瘡皆屬心火。身疼痛者太陽之為病也。太陽之氣上合心主之神。而外浮。

於肌表瘡家神氣已虛雖身疼痛若再奪其汗則筋脈不能營養而為瘡

金氏曰血虛則瘡是以產後婦人及跌扑刀斧傷者多病瘡瘡家則失其膿血多矣故汗出則燥強而為瘡

程郊倩曰瘡家風濕襲肌肌表必虛雖身有疼痛之證乃營氣不從搏及肌脈也更發其汗則營氣被奪經脈失養必致成瘡凡遇可汗之症便當顧及週身之津液有如此者

柯韻伯曰瘡家病與外感不同故治法與風寒亦異若以風寒之法治之其變亦不可不知也瘡雖痛偏一處而血氣壅遏亦有偏身疼者然與風寒有別汗之則津液越出筋脈血虛寧急而為瘡矣諸脈證之當審正此故耳

尤在涇曰身疼痛表有邪也瘡家膿血流溢損傷陰氣雖有表邪不可發汗汗之血虛生風必發瘡也

金鑑曰瘡家初起毒熱未成法當汗散已經潰後血氣被傷雖有身痛應汗表証亦不可發汗恐汗出營衛愈虛外風乘襲即不受外風筋失液養亦必致項強反張而成瘡病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眴音不得眠眴音

方中行曰衄鼻血也額上通乎鼻也不能眴謂自上瞪而不能開闔動搖也所以不得瞑而眠也

喻嘉言曰目得血而能視汗為血液衄血之人清陽之氣素傷更發其汗則額上必陷乃上

名家言信身論 卷五十一 五
焦枯竭之應也。諸脈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目上瞪而不能合，目不合則不得眠也。傷寒發
頰目瞑者，必衄，宜麻黃湯發其汗。此言素常失血之人，戒發其汗，以重虛其虛故也。按十二
難曰：寔

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
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張隱菴曰：此言三陽之經血虛者，不可發汗。夫三陽之氣合并於上，而三陽之脈皆起於鼻
額間，衄則三陽之經血皆虛。若再發其汗，則見三陽之劇證矣。夫上部天兩額之動脈，手足
少陽脈也。少陽血虛，故額上陷，脈緊急也。太陽之脈上循目眦，為目上綱。太陽之經血虛，則
目直視而不能瞬動也。已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額中，下膈屬胃。陽明之經氣逆，不得從其故
道，故不得眠也。此言三陽之經血虛者，不可更發汗而奪其血也。

金鑑曰：衄家者，該吐血而言也。謂凡衄血吐血之人，陰氣暴亡，若再發其汗，汗出液竭，諸脈
失養，則額角上陷中之脈為熱所灼，故緊急且急也。目直視，目瞪不轉睛也。不能瞬，目眩不能
合也。亦皆由熱灼其脈，引縮使然，不得眠者，陽氣不能行於陰也。凡此所見之病，皆陽盛陰
微之危證，誰謂衄家可輕發其汗耶。

陳脩園曰：血從陽經併督脈而出者，為衄汗。為血液，凡素患衄血之人，名曰衄家。三陽之經
血俱虛，故不可發汗。汗出則重亡其陰，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瞬，不得眠所以然者，
以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眦，上額上顛，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額中，旁納太陽之脈。少陽之脈起
於目銳眦，三經互相貫通，俱在於額上。鼻目之間，三陽之血不榮於脈，故額上陷，脈緊急也。

三陽之血不貫於目故目直視不能眴也陽血虛少則衛氣不能行於陰故不得眠也此三陽之危證也

唐容川正曰發汗則重亡其陰非也汗出氣分屬陽汗出必額上陷以衄家陰血已亡惟賴有陽氣尚能保其額之不陷若再汗亡其陽則額間陰血陽氣兩者均竭是以虛陷論詳全賈

高士宗曰欲辨衄之輕重須察衄之冷熱衄出覺熱者乃陽明絡脈之血輕也治宜涼血滋陰衄出覺冷者乃陽明經脈之血重也治宜溫經助陽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成無己曰鍼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則無血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搖方中行曰伏皮為血出則為汗陰也陰不自出出之者陽也亡血陰虛矣寒慄而振反汗復亡其陽也

張隱菴曰此言吐血便血及婦人崩淋亡血者不可發汗若發汗更奪其血液必寒慄而振本論云瀋者無血厥而且寒

張路玉曰血亡則陽氣孤而無偶汗之則陽從汗越所以不發汗而反寒慄也

程郊倩曰亡血而又發汗身內只剩一空殼子陽於何有寒自内生故慄而振

魏荔彤曰與其汗出亡陽方救陽何如汗未出先救陰以維陽不令汗出亡陽之為愈也

金鑑曰凡失血之後血氣未復為亡血虛家皆不可發汗也蓋失血之初固屬陽熱然亡血之後熱隨血去熱固消矣而氣隨血亡陽亦危矣若再發汗則陽氣衰微力不能支故身寒慄慄振振發動所必然也蓋發陰虛之汗汗出則亡陰即發暴吐衄血之汗也故見不能胸不得眠亡陰等病也發陽虛之汗汗出則亡陽即發亡血虛家之汗也故見寒慄而振亡陽等病也

按大要曰粗工嗜嗜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

張飛疇曰血之與氣異名同類血雖屬陰實為陽氣之根與氣相為維附一息不能相離凡人身中有氣不到處則血凝不流而為刺痛痛處必熱有血不行處則水飲襲入而為腫痛痛處必寒素有血證之人復發汗以奪其血寒慄而振勢所不免血既消亡於內則陽氣無根所以諸亡血家驟脫不止必用大劑人參斂其神氣氣斂則血有所統無復再脫之虞斯時雖不敢望其陽生陰長但得扶定胃氣以進飲食即是生長之基設不知此而用血藥惟有贖膈傷中而為奪食泄瀉之患也

陳脩園曰陰亡而陽無所附陽從外脫其人寒慄

唐容川補曰此寒慄而振與前必振寒內外俱虛故也同義彼是下後亡陰筋脈失養復發汗又亡其陽則寒氣發動筋脈不能自持故振此節亡血家即是陰筋失養復發汗以亡其陽則寒氣發動筋脈不能自持故寒慄而振其義正與前同又此節與上節衄家發汗則額上隘義亦相通衄正是督脈額上之血已亡故發汗再亡其陽則止是督脈所司之額上隘

亡血家是周身之血或吐或下從血泄去則周身筋脈失養故汗之再亡其陽則不單在額上陷而在周身皆發寒振脩圓既知此節發汗是陽從外脫而註上一節乃云汗出則重亡其陰實屬自相矛盾。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痛與禹餘糧丸

恍惚見切
音忽

按全鑑曰禹餘糧丸為瀉利之藥與此證不合與禹餘糧

丸五字
衍文也

成無己曰汗者心之液汗家重發汗則心虛恍惚心亂奪汗則無水故小便已陰中痛

方中行曰心主血而藏神汗多則血虛而舍空亂舍空則神紛散也陰宗筋也疼液竭而失

其所榮養也

喻嘉言曰平日汗多者表陽素虧重發其汗則陽從外脫胸中神魂無主故心神恍惚而內

亂也小便已陰疼者陽氣大虛便出則氣愈泄而化源傷故疼便前痛為實便後痛為虛從

來皆謂汗為心液汗多重汗則心血傷小腸之血亦傷愚謂不然如果血虛曷為不生內煩

諸證此病在氣分宜於澀以固脫之外大補陽氣則當矣

按李繼文曰似宜真武湯加桂圓阿膠

張隱菴曰夫汗家則虛其水穀之精矣中焦之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下挾膀胱而運行於

膚表水穀之津液虛而重發其汗則上動心主之血液而恍惚心亂矣下動膀胱之所藏則

小便已而陰疼矣禹餘糧生於山澤中秉水土之專精得土氣而穀精自生得水氣而陰疼

自止此方失傳或有配合

黃坤載曰平素汗家液亡神虛重發其汗陽亡神敗必恍惚心亂濕動木鬱小便後陰疼以木鬱於水疏泄不暢便後滯氣凝澁故尿孔作痛禹餘糧斂陽神於陰精螫君火而達風木也

陳脩園曰平素患汗病之人名以汗家心主血汗為心液患此病者其心虛血少可知若重發其汗則心主之神氣無所依必恍惚心亂且心主之神氣虛不能下交於腎而腎氣亦孤故小便已而前陰溺管之中亦疼與禹餘糧丸

唐容川正曰心腎不交之病多矣何以獨見陰疼之證陳註以陰疼是心之神氣不交腎而腎氣亦孤於理似精而於證實不相合不知前陰溺管是膀胱下竅膀胱有津液以潤此竅則小便利而溺管不疼內經云膀胱者洲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出字是言化氣為津液下出以潤溺管上出以充皮毛汗家之津液既從皮毛發泄又重發其汗則津液盡從皮毛外出而下行之津液反竭是以溺管枯澀而小便疼也其恍惚心亂者亦不是心血虛少蓋心煩是血虛心悸是陽虛心亂是陽氣飛越此與以大迫劫亡陽必驚狂同義脩園於汗原委未達不知心火下交於水乃化氣為津為汗是以汗太多則心陽外泄也讀者須細考之

禹餘糧丸方闕

尤在涇曰禹餘糧丸方缺常器之云只禹餘糧一味火煨服亦可按禹餘糧體重可以去怯

甘寒可以除熱又性瀟主下焦前陰諸病也

徐靈胎曰疑即赤石脂禹餘糧湯為丸

陳脩園曰本方失傳王日休補方用禹餘糧赤石脂生梓皮各三兩赤小豆半升共為末蜜丸彈子大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早暮各一服然亦不過利水之品毫無深義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蛇蛇音細

成無己曰病人有寒則當溫散反發汗損陽氣胃中冷必吐蛇也

方中行曰復反也言誤也誤汗則徒亡津液胃中空虛故曰冷也胃虛則蛇失其所養而詩亂而吐出可必

張隱菴曰夫陰陽氣血皆生於胃府水穀病人有寒胃氣虛矣若復發汗更虛其中焦之氣則胃中冷必吐蛇夫蛇乃陰類不得陽熱之氣則頃刻傾生而外出矣血氣津液皆胃府之所生故本論凡論汗吐下後必結胃氣一條治傷寒者當以胃氣為本也按陳脩園曰胃熱吐蛇不在此例

程郊倩曰病人有寒乃陽少陰多胃氣素虛也縱得傷寒其胃中之脈不遲即微雖有可汗證先救其裏後救其表自有定法也誤加則裡氣從表而越孤陰獨聚胃中胃冷蛇不能安直從口出是謂藏寒之證即有烏梅丸安之之法所喪良多矣何不於未發汗前防微杜漸

乎按素問離合真邪論曰誅罰無過命曰大惑

柯韻伯曰有寒是未病時原有寒也內寒則不能化物飲食停滯而成蛇以內寒之人復感

外邪當溫中以逐寒若復發其汗汗生於穀穀氣外散胃腕陽虛無穀氣以養其虵故虵動而上從口出也虵多不止者死吐虵不能食者亦死

金鑑曰胃寒復汗陽氣愈微胃中冷甚虵不能安故必吐虵也宜理中湯送烏梅丸可也

黃坤載曰藏府素有積寒復發汗以亡胃陽胃冷不能安虵必吐虵蟲因木化厥陰不鬱則生虵蟲素問厥陰者陰之絕陽厥陰以至陰之藏寒極吐虵則水騰而火不能復中伏死機是以內外感傷諸病一見吐虵便屬險證陽絕則死陽復則生惟溫病吐虵是熱非寒與餘證不同也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成無己曰病在表者汗之為宜下之為逆病在裏者下之為宜汗之為逆經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張隱菴曰愚按自此以下凡六節論太陽之氣從內而出復從表而入由升而降復由降而升病氣因正氣之出入即可從外內以分消故有先汗復下先下復汗之法也病氣在外宜從汗解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而外邪不盡復隨太陽之氣內入即可從乎下解故治不為逆若病氣在裏宜先從下解而反汗之為逆如下之而裡邪不盡復隨太陽之氣外出又可從乎汗解故治不為逆此言病隨正氣之環轉者如此

按析理精微此等好註脚不可多得

汪琥曰治傷寒之法表證急者即宜汗裡證急者即宜下不可拘拘於先汗而後下也汗下得宜治不為逆

周禹載曰發汗小柴胡也下之大柴胡及小承氣也本當和解設用下藥則半表半裡之邪盡入安得不為逆乎若先服小柴胡而後服下藥雖外證未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故曰治不為逆但下證既下後更無發表之理而仲景云然者不過承上文複言耳勿泥為有是法也

至若疑為大汗大下在少陽已有明禁矣豈有不為逆者乎

按牽引大小柴胡強扭之至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成無己曰傷寒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者以裡氣不足必先救之急與四逆湯得清便自調知裡氣已和然後急與桂枝湯以救表身疼者表邪也內經曰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此以寒為本也

王三陽曰此證當照顧協熱利須審其利之色何如與勢之緩急不可輕投四逆桂枝也

方中行曰清穀不止身疼痛者下後胃傷裏虛寒甚飲食不腐化而水穀不分亡津液而骨肉不利也救護也利甚身疼痛而急當救護其裏者下後裡虛為重也清便自調言小便清而大便調也小便清大便調則裡氣和矣裡氣和而身體疲倦衛不外固而不與營和也急當救護其表者不令重虛之表又易得重傷也救裏宜四逆湯者復陽而收陰也救表宜桂

枝湯者固衛以和營也此救表救裏之所以各有其急也

喻嘉言曰下利清穀者脾中之陽氣微而飲食不能腐化也身體疼痛者在裏之陰邪盛而

筋脈為其阻滯也陽微陰盛凶危立至當急救其裡之微陽俾利與痛而俱止救後小便清

大便調則在裏之陽已復而身痛不止明是表邪未盡營衛不和所致又當急救其表俾外

邪仍從外解而表裏之辨始為詳且盡耳按舒馳遠曰四逆湯驅陰救陽之中必當重用白朮以助脾中之陽黃芪以助胸中之陽功效更速

張隱菴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此言地氣下陷而正氣虛脫者急當救其表裡焉傷寒醫下

之則正氣隨之內陷矣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者土氣虛也身疼痛者邪未解也土虛則下焦

之生陽不升而外邪未解故先宜四逆湯急救其裏啟下焦之生陽助中焦之土氣後清便

自調而身仍疼痛者裏和而表未和復宜桂枝湯急救其表蓋桂枝湯王宣發中焦之精氣

充膚熱肉濡養筋骨血氣充溢而疼痛始解從下焦而達於中焦四逆湯也從中焦而達於

肌表桂枝湯也由是則地氣升而天氣降矣

程郊倩曰傷寒屬表病為醫誤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此陽從內脫與挾熱利者不同也兼

身疼痛者此表寒未去復為陰裡所搏也以其裏虛則宜救裏以其表虛則宜救表二者不

可兼施則先後緩急之間必有定法急先救裏而用四逆湯復陽以收陰雖身疼痛所當救

者亦且後之陽既復而清便自調矣則前所未及救之表亦非緩圖也急救其表而用桂枝

湯壯陽以和營衛誠恐表陽未壯不但身疼痛不止并裡所新復之陽頃刻間重為陰寒所

襲故救之宜急此用桂枝湯於兼溫之治所宜後而後之又不容緩之一法也自此而上溯之桂枝湯之主中風也但使其無犯所禁而其所宜遂爾縱橫曲折用之無不如意如諸條所主云云者况乎諸條之外或原主本方或主本方加減種種不一其法仍當於本經誤汗誤下誤燒鍼及陽明少陽三陰經中備而攻之可也洵乎桂枝湯為太陽之總司營衛之統領而又止為太陽之總司營衛之統領已也仲景以之冠一百一十三方豈苟焉哉 按表

陽為裡之衛裡陽為表之主溫裡則陽回兼可托表溫表則陽出遂為寒中桂枝湯能救表陽不能救裏陽故先四逆而後桂枝玩本文既曰後身疼痛矣仍曰急當救表見前之後此者不得已而後之也今雖清便自調而身疼痛一證仍在急救之列如救焚救溺之狀後先奔走之不遑也陽之不可不扶不使稍有偏失如此或曰太陽篇中又有桂枝人參湯一證亦屬表裏不解茲何不循其例雙溫而救之曰彼乃表陽受隘預防裡陽欲脫之治此條裡陽已脫單鞭救主之時雖有衛陽等當救勢不能不舍之併力於此矣就此推之凡病有可攻之處而表陽現虛先當救表表裡之陽兩虛先當救裡表陽陷入而裏陽在欲脫未脫之際救表中即當照顧及裡陽所不足處着着扶之得此義而三百九十七法處處入範圍矣

按後人欲以一方治諸病又無一味中病之約而欲病之不誤難矣

尤在涇曰傷寒下後邪氣變熱乘虛入裏者則為挾熱下利其邪未入裡而藏虛生寒者則為下利清穀各因其人邪氣之寒熱與藏氣之陰陽而為病也身疼痛者邪在表也然藏氣

不充則無以為發寒散邪之地故必以溫藥舍其表而救其裏服後清便自調裏氣已固而痛不除則又以辛甘發散為急不然表之邪又將入裏而增患矣而救裏用四逆救表用桂枝與厥陰篇下利腹脹滿身疼痛條畧同彼為寒邪中陰此為寒藥傷裡而其溫中散邪先表後裏之法則一也

徐靈胎曰此誤下之證邪在外而引之入陰故便清穀陽氣下脫可危雖表證未除而救裏

為急清穀已止疼痛未除仍從表治蓋凡病皆當先表後裏惟下利清穀則以扶陽為急而

表證為緩也表裡分治而序不亂後人欲以一方治數證必至兩誤按病證既多斷無一方能治之理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溫其裏之文觀上條云傷寒醫下之錯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宜四逆湯此雖未下但脈反沉可知裏寒必是脫簡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差楚懈切按全鑑曰身體疼痛之下當有下利清穀四字方合當

成無己曰發熱頭疼表病也脈反沉者裏脈也經曰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脈反沉遲故知

愈也見表病而得裏脈則當差若不差為內虛寒甚也與四逆湯救其裏

喻嘉言曰此一段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與首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沈

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差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

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

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曾氏曰上節論地氣下陷則天氣亦不能從地而升此言地氣亦不能上騰於天故並宜四

逆湯四逆湯助中下二焦之生氣者也。又曰合上兩節論太陽之氣從天而降，下節論從地而升，末二節論從中而出。

張路玉曰：病發熱頭痛者，太陽傷寒脈反沉者，其人本虛或病後陽氣弱也。雖脈沉體虛，以其有頭痛表證而用解肌藥，病不差反加身疼者，此陽虛陰盛可知。宜與四逆湯回陽散寒，不解表而表解矣。蓋太陽膀胱為腎之府，腎中陽虛陰盛，勢必傳出於府，故宜四逆以消陰。復陽倘服四逆後脈變浮數，仍身疼頭痛熱不止者，此裏得藥助驅邪外散之候，仍少用桂枝湯佐其作汗，更不待言。

柯韻伯曰：此太陽麻黃湯證，病為在表，脈當浮而反沉，此為逆也。若汗之不差，即身體疼痛不罷，當憑其脈之沉而為在裏矣。陽證見陰脈是陽消陰長之兆也。熱雖發於表為虛陽寒反據於裡是真陰矣。必有裏證伏而未見，藉其表陽之尚存，乘其陰之未發，迎而奪之，庶無吐利厥逆之患。裡和而表自解矣。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脈有餘而證不足，則從證證餘而脈不足，則從脈有餘可假而不足為真。此仲景心法。

按素問玉機真藏論曰：病熱脈靜謂之難治。

黃坤載曰：發熱頭痛是太陽表證，脈應見浮乃脈反沉，是已入太陰之藏。若脈遲不差，雖身體疼痛表證未解，然當先溫其裏，宜四逆湯甘草湯。其土乾薑溫其中，附子溫其下也。

徐靈胎曰：身體疼痛陰陽二證皆有之。今脈沉而身痛，雖發熱亦是裏寒外熱之證，故用四逆。陳修園曰：內經曰：太陽本寒而標熱，此證見標證之發熱不見本證之惡寒，以本寒之氣沉

於內外無惡寒而內有真寒也 太陽之氣外行於三陽而從表內行於三陰而從裏今表證而得裏脈恐沉必兼微即易所謂履霜堅冰至之義也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裡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

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按舒馳述曰原文云太陽病則必頭項強痛惡寒發熱矣曰下之而不愈是太陽病未解可知矣因復發汗不可謂不當

其病之解不解置而不言乃曰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則其冒因汗而致明矣何又曰冒家汗出自愈又曰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其先已發汗矣其表何以不和且太陽未兼陽明腑證何又德空抽出二句曰得裏未和然後下之

況早已下之矣其裏何不和故和偽探不通之矣

成無已曰冒者鬱也下之則裡虛而亡血汗之則表虛而亡陽表裡俱虛寒氣怫鬱其人因

致冒金匱要畧曰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汗之則怫鬱之邪得解則冒愈金匱要畧曰冒

家欲解必大出汗汗出表和而裏未和者然後復下之

喻家言曰冒者神識不清似有物蒙蔽其外也所以必須得汗使外邪先從外解然後辨其

二便之和否再一分解其邪也然表裡俱虛之證其兩解之法宜輕而且活所以汗出自愈

未嘗指定服藥也又說得裡未和然後下之但示其意並不出方後人孰察其遵內經謂虛

者實之之義乎若論用藥表無過桂枝裏無過大柴五苓矣 按五苓不

得糖下劑張隱菴曰此言太陽之氣入於地中而復上騰於天表也先下之不愈而復發熱者先降而

後升也表裡俱虛者內外之邪皆去也其人因致冒者在地之氣上騰於天所謂戴陽於上

也金匱要畧曰冒家欲解必大出汗故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陽氣分布於膚表汗出則

表和故也得裡未和然後下者謂正氣宜從上以出表得裡有邪然後復從下解如無裡證不必下也此仲祖微言以證先下之誤 馬氏曰表裡俱虛正氣虛也因先下復汗之故汪蓮石曰冒家之冒字張隱菴解作戴陽於上不如喻嘉言解作似有物蒙蔽其外諦當原文有表裏俱虛句正氣虛則清陽失其清朗而濁陰蒙蔽之矣原文未免雜亂無章令註者亦不能順理成章舒馳遠指而出之開後學者多少見識

程知曰得裏未和然後下之明不得以其冒而認為入裏之邪遂致妄下亦不得以其冒而認為表之未解復妄用汗也

程郊倩曰其人因致冒者陽氣不到也汗者陽氣之所釀汗出知陽氣復於表故愈然陽主表不主裏其主裏也必由淺而入深須從和表中得裏未和方是反裏虛為裏實時候得字宜玩蓋遲久之辭裏未和者大便由溏而燥由燥而鞭務便下證已其得其實而和之方可丟手和表藥桂枝加附子湯或大建中湯類也汗出亦是得汗非發汗也

汪琥曰得裏未和裏字諸註指二便言竊思經文中既云然後下之此專指大便而言若利小便則不言下矣其義可不辨自明

金鑑曰太陽表病當汗不汗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其汗以此表裏俱虛因虛其人致冒理必然也冒家者謂凡因病而昏冒者也然冒家或有汗出自愈其所以然者非表裏俱虛乃邪正皆衰表裏自和故也得汗出而自愈者和於表也得下利而自愈者和於裏也得裏未

和然後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和之由此推之得表未和然後汗之當以桂枝湯和之自在言外矣。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乃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

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按舒馳遠曰本論有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此云脈陰陽俱停是兩無偏勝邪欲解可知也說見陽脈微者是表氣

虛陰脈微者是裏氣虛法當於發表攻裏藥中諒扶正氣則俱得之矣此病在太陽不在陽明總不宜下其理甚明何得云陰脈微者下之而解大抵仲景之書軼于兵火後人不能得其真也

成無己曰脈陰陽俱停無偏勝者陰陽氣和也經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

等此脈陰陽為和平雖劇當愈今脈陰陽俱和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陽不足而

陰有餘也經曰陽虛陰盛汗之則愈陰脈微者陰不足而陽有餘也經曰陽盛陰虛下之則

愈

喻嘉言曰病久而外邪不解不過是入陽入陰之二途既陰陽兩停初無偏勝可以解矣猶

必先振慄始得汗出而解虛可知也其有不為振汗邪無出機者辨脈用法要與初病不同

蓋初病皆邪氣勝則實之脈病後皆正氣奪則虛之脈所以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故陽

脈微者邪乘其陽汗之而解陰脈微者邪乘其陰下之而解必須透此一關始得用藥與邪

相當邪去則正自復不補虛而自補耳至於虛者實之之意前條已露一斑此云若欲下之

宜調胃承氣湯意更輕活其無取於大汗大下具在言外矣

周禹載曰此條經文仲景曲體病情言之甚詳但其理最細千載無人識得故從來註者俱是隔靴搔癢仲景於脈經問答中明言脈大而浮數如不戰汗出而解此言表邪雖盛而正氣不虛者若曾經發汗及吐下等此陰陽和故不戰不汗而解此言表裡之邪盡去必自愈者至脈浮數而微病人身和而解解有不同但浮者濺然汗出而解但數者欲食而解脈微必大汗出而解汗大出安有不先振慄者乎此言邪氣雖衰而正氣大虛非振慄則不能汗出也陰陽二字猶云浮取沉取停者停勻也亦即作微字者然不緊言微而必言停者邪氣雖表尚留表裡之半其或入於陰或出於陽未可定也既未可定何以言必先汗出而解蓋邪氣既衰正必漸復此邪從外出理之正也故汗出欲解必先慄振必先二字為振慄而下即與欲自解者必當先煩同義若脈非俱停而但陽脈微者則裡脈安和而陽亦不復盛汗出而解更無疑也然復加一先字即裏有微結其津回腸潤又在言外也但陰脈微者陽既安和總裏有微結略下即解乃又插入若欲下之句正見即不下亦解然大法自當急去其病只一調胃足矣如此看去方順理成章庶有補於先聖之義若成註喻註俱自矛盾又何能發揮妙蘊乎

張隱菴曰上節論太陽之氣降而復升此論太陽之氣出而後入停均也脈陰陽俱停者表裡之氣和平也振慄汗出乃解者此言太陽之氣由內而外內外調和而病解也但陽脈微而汗出解者所謂陽脈不足陰往從之汗乃陰液隨太陽之氣俱出而外解也陰脈微而下

名家
之解者所謂陰脈不足陽往乘之太陽之氣出已而入亦可隨太陽之入而下解也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此亦仲祖微言以示不必果下之意

張路玉曰脈既陰陽兩停其傳表傳裏未可預定所以惟陽脈微者方是邪不得傳表當從汗之而解惟陰脈微者方是邪不能傳裏當從下之而解此其故甚可思也若非邪住不傳之候則陽脈微者當補其陽陰脈微者當補其陰矣豈有反汗之而傷其陽下之而傷其陰哉

柯韻伯曰言未解便有當解意傳者相等之謂陽脈微二句承上之詞不得作三段看太陽病陽浮而陰弱是陽強也今陽脈微即是陰陽俱停病雖未解是已調和之脈其解可知矣脈但浮者為陽盛必先煩而有汗陽脈微者為陽虛必先振慄而汗出振慄是陰津內發之兆汗出是陽氣外發之徵也此陰陽自和而愈可勿藥矣但陰脈微而陽脈仍浮陽氣重可知與風寒初中之脈雖同而熱久汗多津液內竭不得更其桂枝湯亦不得執太陽禁下之定法矣表病亦有因裏寒而不解者須下之而表自解若欲下之有躊躇顧慮之意宜者審定之詞以其胃不調而氣不承故宜之此條是桂枝湯變局陽已微須其自汗陽尚存當知調胃以太陽汗多恐轉屬陽明

尤在涇曰陽脈微者陽邪先衰故當出汗而解陰脈微者陰邪先衰故可下之而解所謂攻其堅而不入者攻其瑕而立破也然本論云尺中脈微者不可下此又云但陰脈微者下之

而解蓋彼為正虛而微此為邪退而微也脈微則同而辨之於邪與正之間亦未易言之矣
調胃承氣乃下藥之最輕者以因勢利導故不取大下而取緩行耳夫傷寒先汗後下者法
之常也或先汗或先下隨脈轉移者法之變也設不知此而汗下妄施竄不為逆耶

金鑑曰太陽病未解當見未解之脈今不見未解之脈而陰陽脈俱傳三部沉伏不見既三
部沉伏不見則當見可死之證而又不見可死之證是欲作解之兆也作解之兆必先見振
慄汗出而始解者乃邪正交爭作汗故也但作解之脈不能久停脈之將出必有其先者
何先於三部上下陰陽沉伏不見處求之也若從寸脈陽部微微而見者則知病勢向外必
先汗出而解若從尺脈陰部微微而見者則知病勢向內必自下利而解如不自下利若欲
下之以和裏宜調胃承氣湯主之由此推之則可知如不自汗出者若欲汗之以和表宜麻
黃各半湯主之也

黃坤載曰太陽表證未解脈忽尺寸俱停止而不動者此氣虛不能外發營衛鬱閉之故也
頃之必先振慄戰搖而後汗出而解其未停止之先尺寸之脈必有大小不均若但寸脈微
弱者是陽鬱於下必陽氣升發汗出而後解此先振慄而後汗出者也若但尺脈微弱者是
陰虛陽燥下竅堵塞得汗不解必下之通其結燥使胃熱下泄而後解陽明病府熱蒸發則
汗出表解今太陽病表證未解是內熱未實此時若欲下之宜於汗後用調胃承氣硝黃甘
草調其胃府之燥熱也

陳坤載曰此疫邪之越於太陽者太陽病不解係疫邪浮越非太陽經病也傳勻也脈陰陽俱停是尺寸浮沉遲數大小同等也其正氣有權足以化邪故從汗解振慄者戰汗也脈微謂邪氣衰也陽邪先退先從汗解陰邪先退先從下解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調胃承氣以疫邪雖熱不必盡實也

陳脩園曰太陽病未解診其脈陰尺陽寸不偏大偏微而俱見均停陰陽之氣旋轉於中自然變易一番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若邪盛於表其陽寸之脈必大於陰尺而不均停但使陽寸脈轉微者始與陰尺之脈停為陽之遇陰先汗出而解若邪實於裡其陰尺之脈必大於陽寸而不均停但使陰尺之脈轉微者始與陽寸之脈停為陰之遇陽下之而解若欲下之不得太過只以調胃承氣湯主之

唐容川正曰兩微脈與證治頗難解也脩園因添一使字轉字以強通之然必添字方能解即非解經確義先玩原文陰陽俱傳句一傳字便見陽脈主表主衛氣陰脈主裡主營血俱停則表裡營衛俱和故營衛相合振慄汗出而解凡是戰汗而解之病皆是營衛和也以下乃言營衛不和脈不均停者但陽脈微為衛不和故先令汗出則衛和而解但陰脈微為營不和故下之令營血和暢則愈仲景文法大旨如是惟全書微脈均無當汗下者而此處微脈獨言當汗下理殊難測或由傳寫之誤或則另有深義尚須闕以待考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按舒馳遠曰營弱衛強之說究非確義風陽衛

之所以有汗而寒傷營無汗者以營氣精專靜而閉錮衛氣悍疾動而疏泄且風主發揚寒主收引陽開陰闔自然之道也安得有所謂營弱衛強者哉

成無己曰太陽中風風併於衛則衛實而營虛營者陰也衛者陽也發熱汗出陰弱陽強也內經曰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與桂枝湯解散風邪調和營衛

方中行曰救者解救救護之謂不曰風邪而曰邪風者以本體言也

喻嘉言曰衛得邪助而強營無邪助故弱須知營弱與血虛無涉邪風即風邪勿鑿看

張隱菴曰上文論病氣隨太陽之正氣而出入此言太陽之氣又隨營衛之氣而出入焉發熱汗出者太陽中風病也營弱衛強者營氣弱於內而不外衛風強於外而不內所謂營自行於脈中衛自行於脈外此邪風薄於太陽而病於營衛之不和故使汗出營衛不相將則太陽之氣亦逆矣欲和營衛而救太陽之邪風者宜桂枝湯夫桂枝湯所以和營衛者也今曰救邪風所以救營衛救營衛所以救太陽耳

程郊倩曰究從前所以用桂枝之故以桂枝湯為營衛之總司也以其為營衛之總司故不特虛風可解即邪風亦可救邪風者四時不正之風也邪風則不必脈盡浮緩然大陽病之發熱汗出證自存也夫汗者營所主固之者衛今衛受風邪則營為衛所併而營弱矣正氣奪則虛故云弱也衛受風邪肌表不能固密此亦衛之弱處何以為強邪氣盛則實故云強也營虛而衛受邪故使津液失其所主與所護徒隨邪風外行而溢之為汗然則營之弱固弱衛之強亦弱也凡皆邪風為之也欲救邪風者不必另治風但用甘酸固護其營衛而大

助之以辛風邪得所禦而自去矣桂枝湯所以主之者此也

柯韻伯曰此釋中風汗出之義見桂枝湯為調和營衛而設營者陰也衛者陽也陰弱不能藏陽強不能密故汗出

尤在涇曰此即前條衛不諧營自和之意而申其說救風邪者救衛氣之為邪風所擾也然仲景營弱衛強之說不過發明所以發熱汗出之故後人不察遂有風并於衛衛寔而營虛寒中於營營實而衛虛之說不知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其甚者乃并傷於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是以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而甚者并傷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泄衛而虛者寒猶不固無汗必發其汗麻黃湯所以去表實而發邪氣有汗不可更發汗桂枝湯所以助表氣而逐邪氣學者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風中風之殊且無汗為表實何以衛虛麻黃之去實甯獨遺衛能不膠於俗說者斯為豪傑之士

徐靈胎曰提出邪風二字見桂枝為驅風聖藥